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六至七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吴垣

謄錄監生臣王寳唐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水族三

魚

夏鯀 東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龍門 池中魚

通川河 行海人 陰火

裴佃　王旻之　韓愈

鄖鄉民　赤嶺溪

夏鯀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植鬐振鱗橫遊波上見者謂為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於羽山之下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此黑魚與蛟龍瀺灂而出觀者驚而畏之至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唯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

鼉黿為梁踰峻山則神龍為負皆聖德之感也鯀之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傳寫流誤並略記焉出王子年拾遺

東海人

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其侶懽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

餘人出西京雜記

昆明池

昆明池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出西京雜記

徐景山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浄可憐見人輒去帝欲取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聞獺嗜鯔魚乃不避死可以此誑之乃畫板作兩鯔魚懸置岸上於

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謂曰聞卿能畫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也出續齊諧記

潘惠延

平原高苑城東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割其腹中得頃時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

數十斛時人異之出酉陽雜記

葛玄

葛玄見遺大魚者玄云暫煩此魚到河伯處乃以丹書紙内魚口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還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取食之出神仙傳

介象

介象與吳主共論鯔魚之美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須臾得鯔魚帝驚喜乃使厨人切食之出神仙傳

龍門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黄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黄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爲龍又林登云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黄鯉魚自

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矣其龍門水浚箭湧下流七里深三里出三秦記

池中魚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字也居宋城門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又云宋城門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傷良謹也出風俗通

通川河

通川界内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孔前獺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自喫喫飽即鳴板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出朝野僉載

行海人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没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出異物志

陰火

海中所生魚蜄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為怪異土人常推其義葢鹹水所生海中水遇陰物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海賦云陰火退然豈謂此乎出嶺南異物志

裴伷

唐裴伷開元七年都督廣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曉星月皆沒而禽鳥飛鳴矣舉郡驚異之未能諭然已晝

矣裴公於是衣冠而出軍州將吏則已集門矣遽名叅佐泊賓客至則皆異之但謂衆惑固非中夜而曉即詢挈壺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罔測其倪因留賓客於廳事共須日之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則執燭而歸矣詰旦裴公大集軍府詢訪其說而無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訪闔界皆然即令北訪湘嶺湘嶺之北則無斯事數月之後有商舶自遠南至因謂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鼇出海舉首北向而雙

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見久之復沒夜色依然徵其時則裴公集賓寮之夕也出集異記

王旻之

唐王旻之在牢山使人告琅琊太守許誠言曰貴部臨沂縣其沙村有逆鱗魚要之調藥物逆鱗魚仙經云謂之肉芝故是欲以調藥也願與太守會於此誠言許之則令其沙村設儲峙以待太和先生先生既見誠言誠言命漁者捕所求其沙村西有水焉南北數百步東西十丈色黑至深岸有

神祠鄉老言於誡言曰十年前村中少年於水釣得一物狀甚大引之不出於是下釣數十道方引其首出狀如猛獸閉目其大如車輪村人謂其死也以繩束縛繞之樹十人同引之猛獸忽張目大震聲若霹靂近之震死者十餘人因怖喪去精魂為患者二十人猛獸還歸於水乃建祠廟祈禱之水旱必有應若逆鱗魚未之有也誡言乃止出紀聞

韓愈

唐吏部侍郎韓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鱷魚約百餘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濵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一瞬而盡為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問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鱷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禽獸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陳於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為生人患既而沃

以酒是夕郡西有風雷聲震山野迨夜分霽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為湫巨鰐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叙曰刑部為潮陽守云洞獠海夷陶然皆化鰐魚稻蟹不暴民物葢謂此矣（出宣室志）

鄖鄉民

唐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内令饑然

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户部郎中李福親見之出酉陽雜俎

赤嶺溪

歙州赤嶺下有大溪俗傳昔有人造横溪魚梁魚不得下夜半飛從此嶺過其人遂於嶺上張網以捕之魚有越網而過者有飛不過而變為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謂之赤嶺而浮梁縣得名因此按吳都賦云文鰩夜飛而觸綸蓋此類也出歙州圖經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六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水族四

魚

鮌　桓冲　李湯

䲠𩿬　子英春　洛水豎子

䰠鬼　羅州赤鼈　韓珣

封令禎　凝真觀　蜀江民

鯀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之鯀於羽山化為黃熊入於羽泉今會稽人祭禹廟不用能水居曰能陸居曰熊也出述異記

桓冲

晉桓冲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湖中有敗艑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鬐向之使者不敢飲出法苑珠林

李湯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

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鏁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鏁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鏁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鏁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頭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

亦徐徐引鑠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慄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鑠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遽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吴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毁不能解公佐

與焦君共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百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名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木魅水靈山袄石怪奔號

聚遶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逐去頸鏁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即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出戎幕閑談

齊澣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清水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真源縣丞崔延禕糺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謂是虛

穴然狀如新築淨潔周廣北壁下有五色蟄龍長一丈餘鯉魚五六枚各長尺有靈鼉兩頭長一尺二寸䏶長九分褅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澣澣命移龍入淮放鼉入汴緯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有魚數百萬首跳躍赴龍水為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㝠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員錫拔其一鬚元昌遣人送鼉至宋遇水泊蹔放鼉水中水闊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鼉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空致小鼉焉出廣異記

子英春

子英春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愛其色持歸養之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歲來歸見妻子魚復迎之故吳中門戶作神魚子英祠也出神鬼傳

洛水豎子

有人洛水中見豎子洗馬項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繳豎子之項三兩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之

間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鼉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類也出朝野僉載

䰢鬼

鱛魚狀如鱧其文赤班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汚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為䰢子故反鬼幻惑祅怪亦能魅人其汚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直田即倍豐但匿已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為人患者能掞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

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踪跡所到之處聞㗋㗋之聲北部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䰥書符於塼石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可行之出錄異記

羅州赤鼈

嶺南羅州辯州界内水中多赤鼈其大如匙而赫赤色無問禽獸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或云蛟龍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載

韓珣

唐杭州富陽縣韓珣莊鑿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千頭土有微潤出廣古今五行記

封令禎

唐封令禎任常州刺史於江南泝流將木至洛造廟匠人截木於中得一鯽魚長數寸如刻安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凝真觀

唐懷州凝真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

有蝦蟆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易之廚人砍以為薪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先無孔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蜀江民

唐蜀民有於江之上獲巨鼈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朱色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鼈不死舉家驚懼以為龍也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出録異記

張胡子

唐吳郡漁人張胡子嘗於太湖中釣得一巨魚腹上有

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

張胡子出靈怪集

栢君

唐金州洵陽縣水南鄉百姓栢君懷於漢江勒漠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漠命屬栢君出録異記

葉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縣人葉朗之使奴當歸守田田下流

有鳥陂陂中忽有物喚其聲似鵝而大奴因入水探視得一大物身滑宛轉內頭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後圜六尺餘長二丈許牽置岸上剥皮剖之比舍數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衆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脛似䱇魚鼻食之特美餘以爲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夢一人長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孫遊誤墮陂中爲君奴所害既𮞒王命身罹戮辱又析肌刳臟焚熂充膳冤結之痛古今莫二與君素無隙恨若能殺奴謝責償

過罪止凶身不爾法科恐貴門罹禍朗之驚覺不忍殺奴奴明年為竹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舉家得病死者八人出廣古今五行記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常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儻獲其生不獨感戴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壽為將為相且無

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荊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嚬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今之命若縷之懸於風中危將斷而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為計不爾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

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荆帥且名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黄鱗魚將為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昨夕之夢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出宣室志

王瑶

唐會昌中有王瑶者任恒州都押衙嘗為奕邑宰瑶將赴任所夜夢一人身懐甲冑形貌堂堂自云馮夷之宗

將之海岸忽罹網罟為潼川漁父之所得將寘之刀几充膳於宰君命在詰朝故来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瑶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為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鯉鱠具以瑶命告之遂投於水中魚即鼓鬛揚鬐軒軒而去是夜瑶又夢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獲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比宗元之惠遠矣因長跪而去出耳目記

柳沂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致於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齧嬰兒臆沂悸然而寤果見嬰兒啼曰向夢一大魚齧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同沂異之乃視嬰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明旦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後不復釣也出宣室志

崔棁

晉太常卿崔梲遊學時往至姑家夜與諸表昆季宿於學院來晨姑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緑羅拜具告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閒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再拜而退既寤盥櫛束帶至堂省姑見缶中有水而泛鼈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計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於姑具述所夢再拜請之姑亦不阻即命僕夫寘於器中躬詣水次放之出玉堂閑話

染人

廣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夢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廚中爾夕舉家夢之既曰廚中得一白鼈廣尺餘兩目如金其人送詣紫極宮道士李棲一所置之水中則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則白如故棲一不能測復送池中遂不復見出稽神録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於魚扈中得一物似人一手而掌中有面

七竅皆具能動而不能語傳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當殺之其人乃放置水中此物浮水而去可數十步忽大笑數聲躍没於水出稽神録

法聚寺僧

法聚寺內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謂門人曰外有數萬人頭戴帽向貧道乞救命急開門出看見十餘人擔蝨子因贖放生出蜀記

李延福

僞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裹烏帽三十人伏於堦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鼈三十頭因悟所夢遂放之出儆戒録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七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水族五

魚

尹兒　廣陵王女　楊醜奴

謝宗

子路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即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

為祅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出搜神記

長水縣

秦時長水縣有童謡曰城門當有血則陷没為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旦旦往窺焉門衛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衛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没縣主簿何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矣遂淪陷為谷出神鬼傳

姑蘇男子

後漢時姑蘇有男子衣白衣冠幘容貌甚偉身長七尺眉目踈朗從者六七人遍歷人家姦通婦女晝夜不畏於人人欲掩捕即有風雨雖守郡有兵亦不敢制苟犯之者無不被害月餘術人趙杲在趙聞吳患泛舟遽來杲適下舟步至姑蘇北堤上遥望此祅見路人左右奔避無所杲曰此吳人所患者也時會稽守送臺使遇亦避之於館杲因謁馬守素知杲有術甚喜杲謂郡守曰

君不欲見乎因請水燒香長嘯數聲天風欻至聞空中數十人響應杲擲手中符符去如風頃刻見此祅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懼杲謂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劍曰誅之便有旋風擁出杲謂守曰可視之矣使未出門已報去此百步有大白蛟長三丈斷首於路旁餘六七者皆身首異處亦黿鼉之類也左右觀者萬餘人咸稱自此無患矣出三吳記

永康人

吳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逐之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舡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百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方熟獻之人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取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

桑薪野人故呼黿為元緒也出異苑

王素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素因持資財以為聘遂成婚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

物如絹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素亦未語江郎曰我所不幸故産此異物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著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駡尋聞有物偃踣聲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剌素砍斷之投江中女後别嫁出三吳記

費長房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郡患之及費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乞自改變為老鼈大如車輪長房令復就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去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出列異傳

張福

鄱陽人張福舡行還野水邊忽見一女子甚有容色自乘小舟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見就避

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舡邊三更許雨晴明月福視婦人乃一大鼉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乃是一槎段長丈餘出搜神記

丁初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間顧後有小婦人上下青衣戴青傘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伺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行顧

見婦人追之亦速初因急走去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氾然作聲衣蓋飛散視是大蒼獺衣傘皆荷葉也此獺化為人形數媚年少者也出搜神記

謝非

道士丹陽謝非往石城冶買釜還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刼奪其釜意苦搔搔不安夜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諾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

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来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嘆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来者是誰銅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是廟北巖嵌中黿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黿鼉之輩徒費酒肉祀之急具鍤来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壊廟絶祀自後安静出搜神記

顧保宗

顧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釣魚江中嘗夏夜於草堂臨月未卧忽有一人鬚髮皓然自稱為翁有如漁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語良久謂保宗曰陸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適何至今何往答曰来自江州復歸江夏言訖又哭保宗曰翁非異人乎答曰我實非人以君閒退故来相詁保宗曰野人漁釣用釋勞生何閒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亂閒退何詞保宗曰今世清平亂當何有答曰君不見

桓玄之志也保宗因問若是有兵可言歲月否翁曰今
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復哭謂宗曰後年
易號復一歲桓玄盜國盜國未幾為卯金所敗保宗曰
卯金為誰答曰君當後識耳言罷復謂保宗曰不及二
十稔當見大命變革保宗曰翁遠至何所食答曰請君
常食保宗因命筆記之翁食訖謂保宗曰今夕奉使須
向前江汞日平旦幸願觀之又曰百里之中獨我偏異
故驗災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審此言何以驗之答曰兵

甲之兆也言訖乃出保宗送之於户外乃訣去及曉宗遂臨江觀之聞水風漸急魚皆出浪極目不知其數觀者相傳首尾百餘里其中有大白魚長百餘丈驤首四望移時乃没是歲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異之後二歲改隆安七年為元興元興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起義兵滅桓玄復晉安帝位後十七年劉裕受晉禪一如魚之所言出九江記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及升車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仍云已不樂嫁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翌日有一青蛇来到坐所即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来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冐来先入帽與女辭訣慟哭云失其同好於是漸差或問魅者歸於一物今

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殺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寡婦嚴

建康大夏營寡婦嚴宋元嘉初有人稱華督與嚴結好街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陽門内街卒呵問答云我華督還府徑沿西墻欲入街卒以其犯夜邀擊之乃變為鼉察其所出入處甚瑩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歲久因能為魅殺之遂絶出異苑

尹兒

安城民尹兒宋元嘉中父暫出令守舍忽見一人年可二十騎馬張斗繖從者四人衣並黄色從東方来於門呼尹兒求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牀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五色爛斑似鱗甲而非毛也有頃雨將至此人上馬去顧語尹兒曰明當更来乃西行躡虛而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為之晦瞑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沸湧丘壑淼漫將掩尹舍忽見大魚長三丈餘

盤屈當水衝尹族乃免漂蕩之患出廣古今五行記

廣陵王女

沙門竺僧瑤得神呪猶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瑤治之入門瞑目罵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殺我夫魅在其側曰吾命盡於今因歔欷又曰此神不可與事乃成老鼉走出庭中瑤令撲殺之也出志怪

楊醜奴

河南楊醜奴常詣章安湖拔蒲將瞑見一女子衣裳不

甚鮮潔而容貌美乘船載尊前就醜奴家湖側逼暮不得返乃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盤中有乾魚生菜食畢因戲笑醜奴歌嘲之女答曰家在西湖側日暮陽光頽託蔭遇良主不覺寬中懐俄滅火共寢覺其腥氣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户變為獺徑走入水出甄異志

謝宗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皐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

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娩来詣船因相為戲女即留宿歡讌乃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同房密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黿宗悲思數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族叔道明為郎中令籠三黿示之出志怪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八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水族六

魚

張方　鍾道　晉安民

劉萬年　黴生亮　蘆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奂

蔡興　李增　蕭騰

柳鎮　隋文帝　大興村

萬頃陂　長鬚國

張方

廣陵下市廟宋元嘉十八年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壻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壻來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時有王纂者能治邪魅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針有一獺從女被内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出異苑

鍾道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来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户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出幽明録

晉安民

晉安郡民斷溪取魚忽有一人著白帢黃練單衣来詣之即同飲饌饌畢語之曰明日取魚當有大魚甚異最在前慎勿殺明日果有大魚長七八丈逕来衝網其人即取殺之破腹見所食飯悉有其人家死亡略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萬年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止端麗潔白如玉遥呼萬年謂曰君與

令帝姓族近遠萬年曰族異姓同一人曰汝雖族異恐禍來及萬年曰吾有何過答曰去位禍即不及萬年見二人所言益異之萬年謂二人深謝預聞何用見酧萬年欲請歸鎮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次化為魚飛入江去萬年翌日託疾遂罷其位後果如魚所言出江表異同録

微生亮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

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其後三年為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来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来不知所終出三峽記

蘆塘

耒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常

至五日一奮躍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又云此塘有鮫魚五日一化或為美婦人或為美男子至於變亂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後為雷電所擊此塘遂乾出録異記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婦不悅之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壻驚婦云君自有異志當為他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抱留之

索火照視之為何物後所顧還至故作其婦前却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既上牀壻捉之曰夜夜出何為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驚欲託鬼魅以前約相掩耳壻放之與共卧夜半心悟乃計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縮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出列異傳

朱法公

山陰朱法公者嘗出行憩於臺城東橋樹下忽有女子

年可十六七形甚端麗薄晚遣婢與法公相聞方夕欲詣宿至人定後乃來自稱姓檀住在城側因共眠寢至曉而去明日復来如此數夜每曉去婢輒来迎復有男子可六七歲端麗可愛女云是其弟後曉去女衣裙開見鼉尾及鼉脚法公方悟是魅欲執之向夕復来即然火照覓尋失所在出續異記

王奂

齊王奂自建業將之渚宮至江州泊舟於岸夜深風生

月瑩忽聞前洲上有十餘人喧噪皆女子之音與異之謂諸人曰江渚中豈有是人也乃獨棹小舟取葭蘆之陰循洲北岸而於蒹葦中見十餘女子或衣緑或衣青碧半坐半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與姊妹同居陰宅長在江漢不意諸娘許為上峽小兒所娶乃至分離立者一女子嘆曰湖水有迴而我此去應無返日言未竟北風微起立者曰潮至矣可以還家與急從蘆葦中出捕悉化為黿入水而去出九江記

蔡興

晉陵民蔡興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與數人言笑或云當再取誰女復一人云家已多後夜忽聞十餘人將物入里人劉餘之家餘之拔刀出後户見一人黑色大罵曰我湖長来詣汝而欲殺我即喚羣伴何不助余耶餘之即奮刀亂砍得一大鼉及狸出幽明録

李增

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於水上發矢射之一

蛟中馬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捉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之何用問焉為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出異苑

蕭騰

襄陽金城南門外道東有參佐廨舊傳甚凶往者不死必病梁昭明太子臨州給府寮呂休蒨休蒨常在廳事北頭眠鬼牽休蒨休蒨墜地乆之悟俄而休蒨有罪賜死後令蕭騰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紗高室

帽烏布袴披袍造騰疑其服異拒之行數里復至求寄載騰轉疑焉如此數廻而騰有妓妾數人舉止所為稍異常日歌笑悲啼無復恒節及騰至襄陽此人亦經日一来後累辰不去好披袍縛袴跨狗而行或變易俄頃詠詩歌謡言笑自若自稱是周瑜恒止騰舍騰備為禳遣之術有時暫去尋復来騰又領門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来往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風裏作歌曰逢歡羊口岸結愛桃林津胡桃擲去肉訝

汝不識人頊之有道士趙曇義為騰設壇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門諸妾並悲叫若將遠别俄而一黿徑尺餘自到壇而死諸妾亦差騰妾聲貌悉不佳諮議叅軍韋言辨善戲謔因宴而啓云常聞世間人道黠如鬼今見鬼定是癡鬼若黠不應魅蕭騰故以此而度足驗鬼癡出南雍州記

柳鎮

河東柳鎮字子元少樂閒靜不慕榮貴梁天監中自司

州遊上元便愛其風景於鍾山之西建業里買地結茅開泉種植隱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為柳父所居臨江水嘗曳策臨眺忽見前洲上有三四小兒皆長一尺許往来遊戲遥聞相呼求食聲鎮異之須臾風濤洶湧有大魚驚躍誤墜洲上羣小兒争前食之又聞小兒傳呼云雖食不盡留與柳父鎮益驚駭乃乘小舟逕捕之未及岸諸小兒悉化為獺入水而去鎮取巨魚以分鄉里未幾北還洛陽於所居書齋柱題詩一首云江

山不久計要適暫時心況念洛陽士今來歸舊林是歲天監七年也出窮怪記

隋文帝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有人來挑宮人司宮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怪精耳因戒宮人曰若來但斫之其後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没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絶出廣古今五行記

大興村

隋開皇末大興城西南村民設佛會一老翁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遂不見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魚長丈餘小而從者無數人争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割其腹得秔米飯後數日漕渠暴溢射者家皆溺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萬頃陂

唐齊州有萬頃陂魚鼈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

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去於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緝鱗鏤甲錦質寳章特異常魚欲齎赴州餉遺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然并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過度自是陂中無水族至今猶然絶出朝野僉載

長鬚國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

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日没島邏等號士人
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
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
殿宇髙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為
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
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悦其王多月滿夜則大
會後遇會士人見嬪姬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
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

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領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慼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别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

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昇殿訪其来意士人具說龍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内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鰕所魅耳吾雖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

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

宋　李昉等　編

水族七

魚

唐燉煌李鷸開元中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登岸因鼻衂血沙上為江鼉所舐俄然復生一鷸其形體衣服言語與其身無異鷸之本身為鼉法所制繫於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鼉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覺悟為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葉静能自羅浮山赴玄宗急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靣縛問曰君何為者鷸以狀對静能書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鼉妖方擁案晨衙為巨石所擊乃復本形時張說

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檝送鷁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瀝血於波中以此故也出獨異記

謝二

唐開元時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南遊江淮求丐知己困而無獲俳佪揚州乆之同亭有謝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謂士人曰無爾悲為若欲北歸當有三百錢相奉及别以書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東至池叩大柳樹家人若出宜付其書便取錢也士人如言逕叩大樹乆

之小婢出問其故云謝二令送書忽見朱門白壁婢往
却出引入見姥充壯當堂坐謂士人曰兒子書勞君送
令付錢三百千竟不違其意及人出已見三百錢在岸
悉是官家排斗錢而色小壞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處
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
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黿窟恐是耳有敕使擊射之得
崑崙數十人悉持刀鎗沉入其窟得黿大小數十頭末
得一黿大如連牀官皆殺之得錢帛數千事其後五年

士人選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揚州市中東店前忽見謝二怒曰於君不薄何乃相負以至於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辭去士人大懼十餘日不之官徒侶所促乃發行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没時人云以為謝二所損也出廣異記

荊州漁人

唐天寶中荊州漁人釣得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花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自烹

食無味頗恠焉後五日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漁者驚懼出拜聞車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東海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訪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身崩潰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呵漁人漁人倒因大惶汗乆之方悟家人扶還便得癩病十餘日形體口鼻手足潰爛身肉分散數月方死也出廣異記

劉成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

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闃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

怒曰豎子安得為妖妄乎唾而罵者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酧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至于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歸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出宣室志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

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
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姙者父母患之迎
薛巫以辨之既至設壇於室卧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
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
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入火坑中坐顏
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
遂據胡牀叱患人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敕令自陳初
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斬之劃然刃過而體如故患者

乃曰伏矣自陳云淮中老獺因女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某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别詩曰潮来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来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至是落筆詞翰俱麗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説初浣紗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月産獺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

送於湖中有巨獺迎躍負而沒之出通幽記

趙平原

唐元和初天水趙平原漢南有别墅嘗與書生彭城劉簡辭武威段齊真詣無名湖捕魚為鱠須臾獲魚數十頭内有一白魚長三尺餘鱗甲如素錦耀人目精鬐鬣五色鮮明可愛劉與段曰此魚狀貌異常不可殺之平原曰子輩迂濶不能食吾能食之矣言未畢忽見湖中有羣小兒俱著半臂白袴馳走水上呌嘯来往略無畏

憚二客益懼復以白魚為請平原不許之叱庖人曰速所繪来遊廵繪至平原及二客食方半風雷暴作霹震一聲湖面小兒脚下生白炯大風隨起二客覺氣候有變顧望三里内有一蘭若遂投而去平原微哂方復下筯于時飛沙折木雨火相雜而下霹電擊拽天崩地拆二客惶駭相顧失色謂平原已為虀粉矣俄頃雨霽二客奔詣繪所見平原坐於地寞然已無知矣二客扶異呼問之良久張目曰大差事大差事辛勤食鱠盡被一

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擲於湖中吾腹今甚空之矣其
操刀之僕遂亡失所在經數月方歸平原詰其由云初
見青衫人於電火中嗔罵遂被領將令負衣襆行僅十
餘日至一處人物稠廣市肆駢雜青衣人云此是益州
又行五六日復至一繁會處青衫人云此是潭州其夕
領入曠野中言曰汝隨我行已乆得無困苦耶令與汝
别因懐中取乾脯一脡與某云饑即食之可達家也又
曰為我申意趙平原無夭害生命暴殄天物神道所惡

再犯之必無赦矣平原自此終身不釣魚出博物志

高昱

元和中有高昱處士以釣魚為業嘗艤舟於昭潭夜僅三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蕖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但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艷媚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闊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橘洲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

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孫倉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筭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為禍也言訖逡巡而没昱聽其語歷歷記之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艤

舟將濟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名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昱懇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弔禮將鼓棹昱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呌呼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昱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蹶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長吁曰命也頃刻而没三子而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昱

遂謁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鼈今適長沙訪
張法明威儀旻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
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旻具述其
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
弟子曰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徒弟子遂
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覩大穴明瑩如
人間之屋室見三白猪寐於石榻有小猪數十方戲於
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為童

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矣曰為某啓仙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徙歸東海各以明珠為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為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須臾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與昱乘舟東西耳出傳奇

僧法志

臺山僧法志遊至淮陰見一漁者堅禮而命焉法志隨至草庵中漁者設食甚謹法志頗怪因問曰弟子以漁為業自是造罪之人何見僧如此敬禮答曰我昔於會稽山遇雲遠上人為衆講法暫曾隨喜得悟聖教適來見僧即歡喜無量僧與之勸令改業漁者曰我雖聞善道而滯於罟網亦猶和尚為僧未能以戒律為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慙而退迴顧見漁者化為大黿入淮

亦失草庵所在出瀟湘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水族八

水族為人

鄧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漁人

人化水族

黄氏女　宋士宗母　宣騫母

江州人　　獨角　　薛偉

水族為人

鄧元佐

鄧元佐者頴川人也遊學於吳好尋山水凡有勝境無不歷覽因謁長城宰延挹託舊暢飲而別將抵姑蘇誤入一徑甚險阻紆曲凡十數里莫逢人舍但見蓬蒿而已時日色已暝元佐引領前望忽見燈火意有人家乃尋而投之既至見一蝸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許元佐

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長城訪友乘醉而歸誤入此道今已
侵夜更向前道慮為惡獸所損幸娘子見容一宵豈敢忘
德女曰大人不在當奈何况又家貧無好茵席祇待君子
不棄即聞命矣元佐餒因舍焉女乃嚴一土塌上布軟草坐
定女子設食元佐餒而食之極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寢元佐
至明忽覺其身卧在田中旁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
來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嘔吐視之盡青泥也元佐嘆咤
良久不損其螺元佐自此棲心於道門永絕遊歷耳出集異記

姚氏

東州静海軍姚氏率其徒捕海魚以充歲貢時已將晚而得魚殊少方憂之忽網中獲一人黑色舉身長毛拱手而立問之不應海師曰此所謂海人見必有災請殺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殺之不祥乃釋而祝之曰爾能為我致羣魚以免闕職之罪信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數十步而没明日魚乃大獲倍於常歲矣出稽神錄

宋氏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見水濵人物喧集乃漁人得一大黿黿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於江中後數年泊船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元長史奉召宋怳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黿耶曰然身即黿也頃嘗有罪帝命謫為水族見因於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為九江長相名者有以奉報君兒甚者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日鳴山神

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閒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甚衆宋氏之子竟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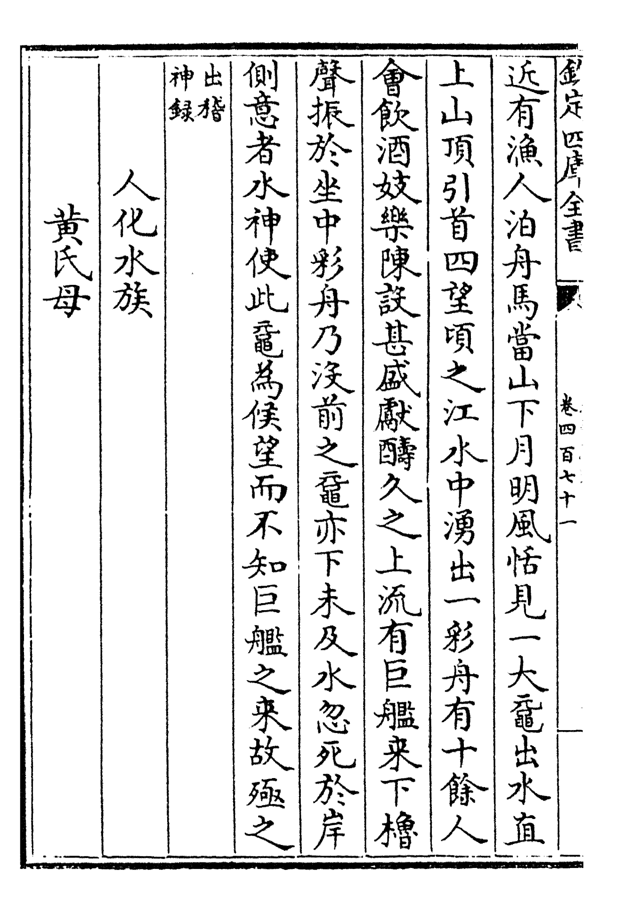
出稽神錄

史氏女

漂水五壇村人史氏女因蒔田倦偃息樹下見一物鱗角爪距可畏來據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鯉魚養於盆中

數日益長乃取投金瀨中頃之村人刈草誤斷其尾魚即奮躍而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其魚輒從羣魚一至墓前至今每閏年一至爾又漁人李黒獺者恒張網於江忽獲一嬰兒可長三尺網為亂涎所縈浹句不解有道士見之曰可取鐵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視嬰兒口鼻眉髮如畫而無目口猶有酒氣衆懼復投於江出稽神錄

漁人



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明風恬見一大黿出水直上山頂引首四望頃之江水中湧出一彩舟有十餘人會飲酒妓樂陳設甚盛獻酬久之上流有巨艦來下櫓聲振於坐中彩舟乃沒前之黿亦下未及水忽死於岸側意者水神使此黿為候望而不知巨艦之來故殛之

出稽神録

人化水族

黃氏母

後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於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出神鬼録

宋士宗母

魏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子女闔户家人於壁穿中窺見沐盆水中有一大黿遂開户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出外去甚駛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舍宅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

人謂士宗應行喪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黄母相似出續搜神記

宣騫母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之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黿騫兄弟閉戶衛之掘堂内作大坎實水其黿即入坎遊戲經累日忽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輒自躍赴於遠潭遂不復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江州人

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存首自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數日輒去晉末已來絕不復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獨角

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

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出述異記

薛偉

薛偉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斂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覷羣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餐

而來偉曰諸公敕司户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得藏者携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户吏坐門東糺曹吏坐門西方弈棊入及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為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

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虛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絶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遊乎旁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決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茍非其好則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

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巘崿之情投簮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鈎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鈎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為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鈎乎捨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

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於葦間旣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遊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弈棊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

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厨
粥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呌諸公曰
我是汝同官而今見殺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呌
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良者方礪刃喜而投我
於几上我又呌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鱠手也因何
殺我何不執我白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
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名爾諸公莫不大
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粥之提縣司之弈吏三君

之臨階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投鱠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卒

出續玄怪録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水族九

龜

陶唐氏　　禹　　葛洪

張廣定　　贛縣吏　　郗世了

孟彦暉　　營陵　　興業寺

唐太宗　　劉彦回　　吳興漁者

唐明皇帝　寧晉民　史論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賈客

南人　閻居敬　池州民

李宗

陶唐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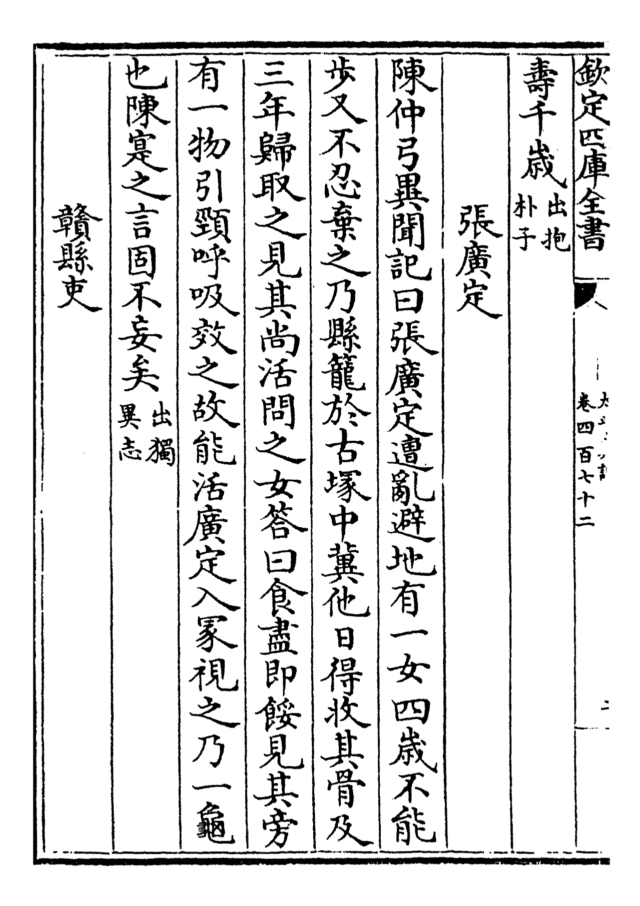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皆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録之龜歴伏滔述帝功德銘曰朱書龜歴之文（出述異記）

禹

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言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為界此之遺像也出王子年拾遺

葛洪

葛洪云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



壽千歲出抱朴子

張廣定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遭亂避地有一女四歲不能步又不忍棄之乃縣籠於古塚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歸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即餓見其旁有一物引頸呼吸效之故能活廣定入冢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不妄矣出獨異志

贛縣吏

晉義熙中范寅為南康郡時贛縣吏說先入山採薪得二龜皆如二尺盤大薪未足遇有兩樹駢生吏以龜側置樹間復行採伐去龜處稍遠天雨懶復取後經十二年復入山見先龜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極長樹木所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鞍狀出幽明録

郗世了

郗世了在會稽造墓其地多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了無孔也得非龜石俱生乎既破出

之龜行動如常龜無異石受龜如人刻安之出靈異志

孟彥暉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上聞出録異記

營陵

道州營陵中鼉甲長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後四足各踏一龜踏龜有時行或踰山越水俗莫敢犯出録異記

興業寺

九曲靈龜池在襄陽縣東北三里遍學寺東古城舊有興業寺今併入遍學寺唐景龍元年有陳留阮氏寓居襄陽捨財於此寺東院創造堂宇時歲旱池涸即掘廣深之急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龜高數尺如罕張脉大岸側而行衆即驚呼龜遂躍入池中寺僧靈岫云院有折碑云興業寺碑碑文梁散騎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傳者云此寺有靈龜一頭長三尺五寸冬潛春現多歷年所隨衆上堂應時而食刺史安陸王照頻遇此龜其壞

碑因即扶豎今在遍學寺東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屠前池見在深五尺方二十步出襄沔記

唐太宗

唐武德末太宗欲平内難苑池内有白龜遊於荷葉之上太宗取之化為白石瑩潔如玉登極之後降制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出録異記

劉彦回

唐劉彦回父為湖州刺史有下寮於銀坑得一龜長一

尺持獻刺史韋宮畢賀云得此龜人壽一千歲使君謝
巳非其人故自騎馬送龜即至坑所其後十餘年刺史
亡彥回為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屬山水泛溢平地盡
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彥回與家
人謀曰龜乃靈物今來相導狀若神三十餘口隨龜而
行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喜
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彥回夢龜云巳昔在銀坑蒙先使
君之惠故此報恩出廣異記

吳興漁者

唐開元中吳興漁者於苕溪上每見大龜四足各躡一龜而行漁者知是靈龜持石投之中而獲焉久之以獻州從事裴裴名龜人龜人云此王者龜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時庭中有鵲其雛尚毸乃驗誌之令卜者鑚龜焉數日大風損鵲巢鵲雛皆死尋又命卜其婢所懐娠是兒女兆云當生兒兒生尋亦死裴後竟進此龜也出廣異記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貯巾箱中有小黄門恩渥方深而坐親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閹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於旅館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火如

縱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絶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縁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寃蛇必此夕為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其等不敢逺出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漸至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寃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黄門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

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出錄異記

寧晉民

唐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百姓常祈禱忽有羣蛇數千自東南来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為二積留南岸者為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行積蛇盡死乃各登積視蛇腹悉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甘棠梨三龜来獻出酉陽雜俎

史論

唐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粧開奩奩中忽有金色龜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出異記

徐仲

福州唐貞元末有村人賫一籠龜其數十三販鬻人徐仲以五鍰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藉龜而行八龜爲導悉大六寸徐遂放於乾元寺後林

中一夕而失出酉陽雜俎

高崇文

唐賛皇公李德裕曰蜀傳張儀築成都城屢有頽壞時有龜周行旋走至是一龜行路築之既而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嘗聞龜殼猶在城内昨詢訪耆舊有軍資庫官宇文遇者言此常在庫中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知之命工人截為腰帶胯具自張儀至崇文千餘載龜殼尚在而武臣毀之深可惜也出戎幕閑談

汴河賈客

唐有賈客維舟汴河上獲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是夕忘出之明日取視殼已焦矣拂拭去灰置於食牀上欲食良久伸頸足動徐行牀上其生如常衆共異之投於水中游泳而去出錄異記

南人

南人採龜溺以其性妬而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趂鬬噬力小致斃者採時取雄龜置瓷盌及小盤中於龜後

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又以紙炷火上焫熱熟點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鏡照也得於道士陳釗又海上人云龍生三卵一為吉弔也其吉弔上岸與鹿交或於水邊遺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黃復似灰色號紫稍花益陽道別有方說出北夢瑣言

閻居敬

新安人閻居敬所居為山水所浸恐屋壞移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

害而廹迮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牀乃牀脚斜壓一龜於戶限外放之乃去出稽神録

池州民

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為業甞烹鯉魚十頭令兒守之將熟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共往視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朞年所畜犬恒窺戶限下而吠數日其家人曰去年鯉魚得非在此耶即撤戶視之

得龜十頭送之水中家亦無恙出稽神錄

李宗

李宗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於市忽據地而坐不可推挽不食不語者累日所由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龜長數尺送之水中其尼乃愈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二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昆蟲一

蚱蜢　施子然　龎企

蟾蜍　蠅赦　駁妖

桓謙　青蜓　朱誕

白蚓　王雙

蜮射

玄中記蜮以氣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紀年云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取玉馬玉化為蜮以射人也出感應經

化蟬

齊王后怨王怒死尸化為蟬遂登庭樹嘒唳而鳴後王悔恨聞蟬鳴即悲歎出崔豹古今註

揖怒蛙

越王勾踐既為吳辱常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見蛙怒勾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平吳出越絶書

怪哉

漢武帝幸甘泉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牙齒耳鼻盡具觀者莫識帝乃使東方朔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怪哉昔時拘繫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感動上天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獄處即按地圖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蟲朔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糜散出小說

小蟲

漢光武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衆明日皆

懸於樹枝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蔣蟲

蔣子文者廣陽人也嗜酒好色佻達無度每自言我死當為神也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山下被賊擊傷額因解印綬縛之有頃而卒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路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子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地神爾下民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疾疫百姓輒恐動頗有祀

之者未幾乃下巫祝曰吾將大咎福孫氏宜為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也俄而果有蟲𧈧入人耳即死醫所不治百姓愈恐孫主尚未之信既而又下巫祝曰若不祀我將以大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百數火漸延及公宫孫主患之時議者以神有所歸乃不為厲宜告饗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其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立祠宇以表其靈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疾厲皆息百姓遂大事之幽明録亦載焉

出搜神記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良邑人多願以女妻之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其實一旦有五色蛾出其旁客收而薦之至蠶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之狀客與俱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繅一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濟陰人設祠祀焉出列仙傳

烏衣人

吳富陽縣有董昭之者曾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遑遽畏死因以繩繫蘆著舡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衣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刼盜昭之被橫録為刼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及也既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

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出齊諧記

朱誕給使

淮南內史朱誕字永長吳孫皓世為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為姦後出行密穿壁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遥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幧頭給使以為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怪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

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爲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頼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置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爲試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作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焉所掊刮見有趾跡誕自驚乃詳問之給使具道其本末出搜神記

葛輝夫

晉烏傷葛輝夫義熙中在婦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出搜神記

蝘蜓

博物志蝘蜓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稱滿七斤治擣萬杵以點女子肢體終不滅淮南萬畢術云取守宫新合陰陽以牝牡各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點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輒滅去也出感應經

肉芝

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隂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在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出抱朴子

千歲蝙蝠

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物得而隂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出抱朴子

蠅觸帳

晉明帝常欲肆青祕而不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亡出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遍矣出異苑

蒼梧蟲

博物志云蒼梧人卒便有飛蟲大如麥有甲或一石餘或三五斗而来食之如風雨之至斯須而盡人以為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後因以梓木為棺更不復来出博物志

蚱蜢

徐邈晉孝武帝時為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獨在帳内以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時微有光始開窗户瞥觀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前鐵鑊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鑊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雖疑此為魅而古来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為君門生所困往来道絶相去雖近有若山河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初時

疑不即道語之曰我始来直省便見一青衣女子從前度猶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謔即来就已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其從何而至此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蜢出續異記

施子然

晉義熙中零陵施子然雖出自單門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穫時作蝸牛廬於田側守視恒宿在中其夜獨自未眠之頃見一丈夫来長短是中形人著黄練單衣

袷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云僕姓盧名鉤家在粽溪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蟻垤忽見大坎滿中螻蛄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個彌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盧鉤反音則螻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湯於是遂絶出續異記

龎企

晉廬陵太守龎企自云其祖坐繫獄忽見螻蛄行其左

右因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投食與之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夜掘壁為大穴破械得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祀螻蛄焉出搜神記

蟾蜍

晉孝武太元八年義興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端麗潔白尤辯惠性嗜膾啾之恒苦不足有許慕者小好學聘之為妻到壻家食膾如故家為之貧於是門內博議

恐此婦非人命歸家乘車至橋南見呂家取魚作鮓著

按上可有十許斛便於車中下一千錢以與魚主令擣

韲乃下車熟食五斗生食五斗當噉五斛許便極悶卧

須臾据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從吐而出遂絶不復噉

病亦愈時天下大兵出廣古今五行記

蠅赦

前秦苻堅欲放赦與王猛苻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

堅親為赦文有一大蒼蠅集於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

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令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敕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大呼於市且官令大赦須臾不見歎曰其向蒼蠅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髮妖

晉安帝義熙年瑯邪費縣王家恒失物謂是人偷每以扃鑰爲意而零落不已見宅後籬一孔穿可容人臂滑澤試作繩罥施於穴口夜中聞有擺撲聲往掩得大髮

長三尺許而變為蟮從此無慮出廣古今五行記

桓謙

桓謙字敬祖太原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堛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陣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来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逕入穴中寂不復出出還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謙後誅滅出異

苑

青蜓

司馬彪莊子注言童子埋青蜓之頭不食而舞曰此將為珠人笑之博物志云埋青蜓頭於西向户下則化成青色之珠出感應經

朱誕

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頭髻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買黐以塗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

乃絶觀之鈎簾下已有數百人頭髻出幽明録

白蚓

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忽有白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蚓並張口吐火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並誅出述異記

王雙

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褶

来就其寢每聽聞簷下歷歷有聲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精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於時咸以雙暫同阜螽矣出異苑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昆蟲二

胡充

宋豫章胡充元嘉五年秋夕有大蜈蚣長二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裁出户忽覩一媪衣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闔門時患死亡相繼出異苑

盧汾

妖異記曰夏陽盧汾字士濟幼而好學晝夜不倦後魏莊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將赴洛友人宴於齋中夜闌月出之後忽聞廳前槐樹空中有語笑之音并絲竹

之韻數友人咸聞訝之俄見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謂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詣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適宴罷友人聞此音樂之韻故來請耳女子笑曰郎君眞姓盧乎乃入穴中俄有微風動林汾歎訝之有如昏昧及舉目見宮宇豁開門戶逈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户謂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諸郎相見汾以三友俱入見數十人各年二十餘立於大屋之中其額號曰審雨堂汾與三友歷階而上與紫衣婦人相見謂汾曰適會同宫諸女歌

宴之次聞諸郎降重不敢拒爾因拜見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後有衣白者青黄者皆年二十餘自堂東西閤出約七八人悉妖艷絶世相揖之後歡宴未深極有美情忽聞大風至宵雨堂梁傾折一時奔散汾與三友俱走乃醒既見庭中古槐風折大枝連根而墮因把火照所折之處一大蟻穴三四螻蛄一二蚯蚓俱死於穴中汾謂三友曰異哉物皆有靈況吾徒適與同宴不知何緣不入於是及曉因伐此樹更無他異出窮神秘苑

來君綽

隋煬帝征遼十二軍盡沒總管來護坐法受戮煬帝盡欲誅其家子君綽憂懼連日與秀才羅巡羅逖李萬進結為死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傍有燈火因與共投之扣門數下有一蒼頭迎拜君綽因問此是誰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當府秀才也遂啟門門又自開敲中門曰蝸兒也有四五箇客蝸兒耶又一蒼頭也遂開門秉燭引客就館客位牀榻茵褥甚備俄有一小童

持燭自中出門曰六郎子出來君綽等降階見主人主人辭彩朗然文辯紛錯自通姓名曰威汚蠖叙寒温訖揖客由阼階坐曰汚蠖忝以本州鄉賦得與足下同聲清宵良會殊是忻願即命酒洽坐漸至酣暢談諧交至衆所不能對君綽頗不能平欲以理挫之無計因舉觴曰君綽請起一令以坐中姓名雙聲者犯罰如律君綽曰威汚蠖實譏其姓衆皆撫手大笑以為得言及至汚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為歌聲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羅

李羅來李衆皆服其辨捷羅巡又問君聲推之事足得
自此云龍何玉名之自貶耶汚蠖曰僕久從賔與多為
主司見屈以僕後於羣士何異尺蠖於汚池乎巡又問
公華宗氏族何為不載汚蠖曰我本日氏出於齊威王
亦猶桓丁之類何足下之不學耶既而蝸兒舉方丈盤
至珍羞水陸充溢其間君綽及僕無不飽飫夜闌徹燭
連榻而寢遲明敘別恨悵俱不自勝君綽等行數里猶
念汚蠖復來見昨所會之處了無人居唯汚池邉有大

蟥長數尺又有螅螺丁子皆大常有數倍方知汚蠖及二豎皆此物也遂共惡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汚水數升出玄怪錄

傳病

隋煬帝大業末年洛陽人家中有傳屍病兄弟數人相繼亡殁後有一人死氣猶未絶家人並哭其弟忽見物自死人口中出躍入其口自此即病歳餘遂卒臨終謂其妻曰吾疾乃所見物爲之害吾氣絶之後便可開吾

腦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死其妻依命開視腦中得一物形如魚而並有兩頭遍體悉有肉鱗弟子致器中跳躍不止試以諸味致中雖不見食悉須臾皆成水諸毒藥因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時衆如水次作靛青一人往因以小靛致鉢中此物即遽奔馳須臾間便化為水傳靛以療噎出廣古今五行記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熱病積年每發身如火燒數

日方定名醫不能治後之洛調選行至滎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達前所遂投一道傍莊家主人暫出未至庭俊心無聊賴因歎息曰為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即有老父鬓髮疎禿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夫雖無所解而性好文章適不知郎君來止與和且耶連句次聞郎君吟為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雖曹丕云客子長畏人不能過也老夫與和且耶同作渾家門客雖貧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話耳庭俊甚異之問曰老父住止何

所老父怒曰僕忝渾家掃門之客姓麻名來和弟大君何不呼為麻大庭俊即謝不敏與之偕行遶堂西隅遇見二門門啟華堂複閣甚奇秀館中有樽酒盤核麻大揖讓庭俊同坐良久中門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即降階揖讓坐且耶謂麻大曰適與君欲連句君詩題成未麻大乃書題目曰同在渾家平原門館連句一首使請為四句矣麻大詩曰自與渾家鄰馨香遂滿身無心好清靜人用去灰塵僕作四句成矣且耶曰僕是七

言韻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爲一章亦不惡且耶良久吟曰終朝每去依烟火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向苻王筆端坐爾来求食渾家門庭俊猶不悟見門館華盛因有淹留歇宿之計詩曰田文稱好客凡養幾多人如欠馮諼在令希厠下賔且耶麻大相顧笑曰何得相譏向使君在渾家門一日當厭飫矣於是餐饍肴饌引滿數十巡主人至兒庭俊不見使人呌喚之庭俊應曰唯而館宇并麻和二人一時不見乃坐厠屋下傍有大蒼蝿

禿掃箒而已庭俊先有熱疾自此已後頓愈更不復發矣出玄怪録

張思恭

唐天后中尚食奉御張思恭進牛窟利上蚰蜒大如筯天后以玉合貯之名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極是毒物近有雞食烏百足蟲忽死開腹中有蚰蜒一抄諸蟲並盡此物不化朕昨日以来意惡不能食思恭頓首請死敕免之與宰夫並流嶺南出朝野僉載

蝗

唐開元四年河南北螽為災飛則翳日大如指食苗草樹葉連根並盡敕差使與州縣相知驅逐採得一石者與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埋一石則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蓋地浮休子曰昔文武聖皇帝時繞京城蝗大起帝令取而觀之對仗選一大者祝之曰朕政刑乖僻仁信未孚當食我心無害苗稼遂吞之須臾有烏如鸛百萬為羣拾蝗一日而盡此乃精感所致

天若偶然則如勿生天若為厲埋之滋甚當明德慎罰以答天譴柰何不見福修以禳災而欲逞殺以消禍此宰相姚文崇失燮理之道矣出朝野僉載

冷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鼾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掘氷申王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出酉陽雜俎

李揆

唐李揆乾元中為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牆圮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蟇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即命家童以巨缶蓋焉有解曰夫蝦蟇月中之蟲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其明啟而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主簿蟲

潤州金壇縣大歴中有北人為主簿以竹筒𧢼蝎十餘枚置於聽事之樹後遂孳育至百餘枚為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識呼為主簿蟲出異記

朱牙之

東陽太守朱牙之元興中忽有一老公從其妾董牀下出著黄裳衿帽所出之塪滑澤有泉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病瘧公曰此應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東得虎陰尚餘暖氣使兒炙噉瘧即斷公常使董

梳頭髮如野猪牙後諸祭酒上章於是絶跡作沸湯試澆此埳掘得數斛大蟻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見刀摻黄金一餅求以易刀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糞計此即牙家鬼出異苑

樹蚓

上都渾瑊宅戟門外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夏月霽後有蚓大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蚓數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驚往往成曲學士

張秉言渾瑊時堂前忽有樹從地踴出蚯蚓遍挂其上

已有出處忘其書名目 出酉陽雜俎

木師古

遊子木師古貞元初行於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見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内安止其本客廳乃封閉不開師古怒遂詰責主人僧僧曰誠非恡惜於此而卑吾人於彼俱以承前客宿於此者未嘗不大漸於斯自甚到已三十餘載殆傷三十人矣閉止周歲再不

敢令人止宿師古不允其詞愈生猜責僧不得已令啟戶洒掃乃實年深朽室矣師古存心信而口貌猶怒及入寢亦不免有備預之志遂取篋中便手刀子一口於牀頭席下用壯其膽耳寢至二更忽覺增寒驚覺乃漂沸風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復來師古乃潛抽刀子於幄中以刀子一揮如中物乃聞墮於牀左亦更無他師古復刀子於故處乃安寢至四更已來前扇又至師古亦依前法揮刀中物又如墮於地握刀更候了無餘事

須臾天曙寺僧及側近人同來扣户師古乃朗言問之為誰僧徒皆驚猶詢其來由師古具述其狀徐徐拂衣而起諸人遂於牀右見蝙蝠二枚皆中刀狼籍而死每翅長一尺八寸珠眼圓大爪如銀色按神異秘經法云百歲蝙蝠於人口上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化形為人飛遊諸天據斯未及三百歲耳神力猶劣是為師古所制師古因之亦知有服鍊術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終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出博異志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四